繁體字

楊繼良

文史叢譚

我是在繁體字制度下讀的書。但從開始識字，就接觸到「簡體字」：我名字中間的那個字太難寫，爲偷懶，會寫成「继」，那就是簡體字。但立即被祖父呵斥，姓名必須嚴肅對待、改回到「正體」。簡便寫法，稱爲「俗體」。

現在都把簡體字看作是解放後的「新產品」。其實，我八十年前就接觸到俗體。查《百度》，原來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就曾公告過第一批三百多「簡化字」；遭黨內大老反對，於第二年廢止。胡適在美國看到大陸實行簡體字，直說簡得很好。泰國、日本、韓國用漢字，都加以簡化，新加坡乾脆全部採用中國的簡體字。「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後，「紅帽子」滿天飛，把簡體字與共產黨聯繫起來。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羅家倫去台灣後，因鼓吹文字簡化，被抨擊爲「爲匪宣傳」。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加州時，一個朋友說，她跟一位來自台灣的女士分別用簡、繁體寫字，比賽誰寫得快。簡體字筆畫少，當然快囉。台灣來的女士以此打賭，可見她對簡體字一無所知。

幾年前，李敖在鳳凰台的節目中，批評簡體字違反了漢字「六書」的原則。解放後簡體化的設計者、現年一百一十歲的周有光，說這是李不了解簡體字的緣故。周老還提到最初設計簡體化的終極目標，是實行漢字拼音化。拼音化，也是國民政府所提倡的，我小學三年級時就學「注音符號」，現在台灣仍在用。解放後的拼音，用英文字母，稱爲「拉丁化」。我還記得，當初宣傳說，蘇聯孩子七歲就能閱讀托爾斯泰作品，我們的漢字太難了，尤其難寫。拉丁化特別便利書寫，可以像英文一樣用打字機，多方便呀！但自從有了電腦和漢字軟體，這個問題也就不再存在了。

簡體字，是從人們的實踐（「俗體」）中總結出來的。我曾把大陸出版的書籍給一位出生在台灣書香門第的朋友閱讀。她說簡體字無非借用行、草體，一看就懂的。繁、簡本來不是什麼大問題。台灣那時的當權者，把那頂「匪」帽戴在「簡體字」頭上，表示事事處處，非與大陸「對着幹」不可耳。

我和香港的學生通訊，用簡體字的軟體，對方也能讀懂，可見她也在用這種軟體。香港的《大公報》和鳳凰台都還堅持用繁體字，編者採用大陸通訊稿時，必有複雜的轉換過程。台灣堅持用繁體字，當然出於政治考量，他們也許還需要與大陸「有別」。簡體字還有許多缺點，大家可以齊心協力來改進。既然「簡體」是十四億人民在使用的字體，應該盡快劃一，便利溝通。

我覺得香港有人堅持用繁體，有獨立情緒在作祟。我一位香港的學生在「臉譜」上傳了一則題爲「我係香港人，我講香港話」的短視頻：一位香港年輕女士去店裡吃點心，不滿服務員用普通話應對，還藉口店裡沒有把「沙拉（salad）」寫成「香港話」的「沙律」（廣東話也作此譯），破口大罵。當然，香港話就是粵語，猶台語就是閩南話。看來那位香港女士強烈堅持用粵語、寫繁體字，甚至一個英文字的譯音也不能用大陸普遍的譯法，無非要突出自己不等同於中國人。香港回歸十七年來，香港對青少年的教育，看來確有問題。

我希望這只是自己疑神疑鬼、「無限上綱」了。

培根的讀書理念

鄭延國

燈下集

三百多年前，英國哲學家培根舞動手中的鵝毛筆，刷刷地寫出了一篇令後人奉爲圭臬的哲理美文Of Studies（《論讀書》），內中稱：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Read not to contradict and confute; nor to believe and take for granted; nor to find talk and discourse; but to weigh and consider.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that is, some books 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 others to 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 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 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著名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王佐良曾將這節英文漢譯如是：

「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於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於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處世判事之際……讀書時不可存心詰難作者，不可盡信書上所言，亦不可只為尋章摘句，而應推敲細思。書有可淺嘗者，有可吞食者，少數則須咀嚼消化。換言之，有只須讀其部分者，有只須大體涉獵者，少數則須全讀，讀時須全神貫注，孜孜不倦。」

細細品讀這段妙文，可以發現，培根的讀書理念主要體現在這樣三個方面：一是讀書的目的，二是讀書的方法，三是讀書的態度。顯而易見，讀書的目的有三：一爲得到歡娛，即怡情是也；二爲促進博學，即所謂傅彩；三爲增長能力，亦即長才。竊以爲，其中以長才最爲重要。

至於讀書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泛讀，即「淺嘗」，或曰對所讀之書進行「大體涉獵」乃至「讀其部分」；二是精讀，即「吞食」、「咀嚼消化」，或曰對所讀之書進行全面閱讀和仔細推敲，換言之，便是對書中的每句話乃至每一個字都不輕易放過。需要進行精讀的書不是很多，僅在少數之列。

所謂讀書的態度，當包括這樣四個方面：一是書的作者有時難免片面，以至書中偶有不當之處，讀者應採取寬容的態度，不可求全責備；二是對書中的內容不可全信，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三是應對所讀之書的主旨有所了解，避免「尋章摘句」；四是對精讀之書必須取「全神貫注、孜孜不倦」的態度，決不能一目十行，匆匆放過。

三百餘年來，不知有幾多西方學人在培根讀書理念的影響下，用正確的方法、正確的態度堅持讀書，從而達到了讀書的目的，成爲了學界的翹楚。培根的讀書理念傳入中國之後，無疑刷新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讀書觀，令讀書界平添了一道使人耳目一新的異彩，從而鼓舞好讀書的中國人更加沉潛於浩瀚的書海之中，由是成就了一批批令人刮目相看的書林俊彥。比如文學家茅盾，年輕時，不僅讀遍了中國的經史子集、唐詩宋詞和明清小說，而且還閱讀了大量西方名著並將其中的一些作品譯成了中文。又如數學家張廣厚曾將一本薄薄的有關虧值的外文書刊讀了半年多，由於反覆翻閱，以至使白白的書邊染成了黑色。他的妻子說：「這不是讀書是吃書。」吃書者，即是培根所說的「吞食」也。顯而易見，茅先生所用的方法分明就是培根所標榜的「涉獵」法或曰泛讀法，張先生的方法則無異於培根的「咀嚼消化」法或曰精讀法。

「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清人翁同龢語）在而今眼目下的信息時代裡，面臨讀書這件大事，自然有許許多多學富五車的時賢，正引領人們以更新的理念對待讀書。但筆者以爲，儘管如此，培根的讀書理念仍未過時，依然值得諸多學人借鑒和實踐。

英銀行業流行「毒文化」

王亞蘭

域外漫筆

英國銀行的公信力下降到歷史的新低點，「毒文化」之風一度在銀行業興風作浪，擾亂其金融秩序，毒元素包括以操控外匯匯率謀取暴利，操控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以及推行所謂的「還款保護保險」項目損害消費者利益等行爲，爲此，與之相關的銀行被處以罰款或賠款處理，其總額高達近四百億英鎊。目前，英國重大欺詐案調查局正介入調查中，至今仍未有銀行高層受到法律的懲罰。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痛心地指出，「毒文化」對銀行業的影響，可能需要至少五十年時間進行修復。

英國銀行業有着悠久的發展歷史，其市場機制相對較爲完善，據悉目前在銀行業中約有四十二萬從業人員，政府每年從這些公司及僱員中，可徵收的入息稅和公司稅的金額超過五百億英鎊，無疑它是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此外，銀行承擔着儲蓄、借貸等業務的信用中介，對經濟及市場的運作以及民生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近年來，銀行業的公信力下跌到歷史的新低點，一股唯利是圖的「毒文化」之風在銀行業內氾濫，令金融秩序受到極大的困擾。

《每日郵報》金融編輯布魯默指出，「毒文化」試圖操控外匯匯率市場，是瞄準該領域潛伏着巨大的利潤，要知道，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憑藉着地理及語言的優勢，它操控着全球百分之四十的外匯交易市場，每日擁有三萬億英鎊的外匯交易量。據金融分析家指出，英鎊與美元的匯率從一點六〇四四英鎊下調至一點六〇〇九英鎊，該差額可爲滙豐銀行帶來十萬英鎊的利潤；皇家蘇格蘭銀行一名交易員表示，該銀行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即可從外匯交易中獲利近四十萬英鎊。

「毒文化」在試圖操控外匯匯率的同時，更將毒元素散發至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上，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發表的聲明指稱，認定巴克萊銀行人員在〇五年至〇九年間，試圖操縱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並向市場隱瞞銀行經營陷入困境。而巴克萊銀行前首席執行官馬丁・泰勒曾向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巴克萊銀行的利率欺詐事件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戰略方案，並在市場中實施了多年，他認爲，銀行業普遍存在系統性欺詐。

「毒文化」透過各種渠道不斷在銀行業的服務範圍內逐步浸透，其中受毒元素影響最爲廣泛，受害人數衆多的莫過於所謂的「還款保護保險」，英文簡稱爲「PPI」，據消費者諮詢網頁提供的信息顯示，是項「還款保護保險」是爲借貸、按揭及信用卡的顧客而設立的。有部分顧客反映當初選購該保險時，因爲聽信銀行銷售人員的推介，例如購買者購買該保險後若遇上大病或被裁員，喪失還款的能力時，保險公司有可能爲他們提供擔保，若保險條文符合持保人的突發狀況，保險公司會提供一定的賠償，該保險與現行的旅遊保險相類似，只可惜持保人士難以申領到賠償金。此外，有消費者反映，當他們向銀行申請借貸時，銀行方面並沒有向顧客解釋清楚「還款保護保險」附加在貸款上的緣由，導致相當一部分顧客無端地支付額外的保險費。如居住在北倫敦的護工安娜，在多年前曾向銀行貸款一萬七千英鎊，目前仍有八千英鎊的欠款，當她向獨立財務顧問伊恩進行財務諮詢時，竟發現當中有五千英鎊是「還款保護保險」的保險金，而安娜對該保險金卻毫不知情，最後安娜在伊恩的提示下向「金融督察服務機構」（FOS）進行投訴。據了解，在二〇一〇至一一年間，該督察服務機構曾接到約二十萬人的投訴，而PPI風波至今仍未能平息。

一位在哈利發斯分行工作的銀行職員透露，該分行曾一度設立「現金與洋白菜」的獎罰制，完成指標者可獲銀行發放的獎金或溫布爾頓網球賽門票等獎品，未能達標者則會有洋白菜放在辦公桌上以示懲罰。英國消費者權益組織指出，該組織曾向多間銀行的五百多名銀行職員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六十五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工作性質中都帶有銷售一項，而且他們的服務性質是以銷售爲主。

在是次對「毒文化」之風的整頓中，金融當局對相關銀行作出罰款及賠款的決定，該金額高達約四百億英鎊。然而華威商學院前外匯交易員泰勒教授認爲，這些罰款對於通常以數十億美元年利潤的銀行而言，只是一筆小數目而已。資深專業人士布魯默指出，對於這類操控外匯匯率的銀行，監管當局只能以罰款，相關的高管及交易員的離職作處理，更有甚者，因爲銀行能繳交高額的罰金，因此法律有權阻止銀行高管名字在媒體中曝光，換言之，一批擾亂金融秩序的相關人士能夠逃脫法律的懲罰。

英國金融監管當局負責人維特里則表示，今天創記錄的罰款標誌着我們所發現問題的嚴重性，金融公司需爲糾正這些問題負責，它們必須確保自己的交易員不會玩弄整個機制來提高利潤或從事不道德的交易活動。

財政大臣奧斯本強調，是次罰款行爲的決定是爲了有利於長遠的經濟發展，幫助英國銀行走上正途。然而，央行行長則明確表示，「毒文化」對銀行業的影響，可能需要至少五十年時間進行修復。金融專業人士擔心，政府加大對金融系統的整治力度是雷聲大雨點小，更憂慮「毒文化」之風難以連根鏟除。

枝上春

（攝影）王　林

枝上故鄉

李丹崖

天南地北

看到蘇枕書的《藤花抄》之《八十八夜》，裡面有這樣的句子：「離開故鄉的四月已有七年。柳樹的嫩葉用熱水焯過，和麵攤餅。」甚爲驚訝，在故鄉，人們皆知柳樹的枝葉都是苦的，怎可用來做餅來吃？猶記得小時候，做柳笛的時候，把柳枝撇斷一截，擰到枝皮分離，中間抽出一根棍棍，吹奏的時候，只覺得嘴角有隱隱的苦意。

蘇枕書是江蘇南通人，與我的故鄉相距不遠，按理說，在樹種上也不會相差甚遠。爲了證明這件事的眞僞，我特意到護城河邊的柳樹上摘下來幾片嫩葉，在嘴裡咂摸，還眞不那麼苦，清香中淡淡透着苦意，能耐的那種。

後來，讀到劉紹棠的《榆錢飯》，便對蘇枕書的話篤信不移：「小時候，年青黃不接春三月，榆錢兒就是窮苦人的救命糧。楊芽兒和柳葉兒也能吃，可是沒有榆錢兒好吃，也當不了飯。」由此，蘇枕書所記，也讓我想起故鄉春天裡的那些枝頭。

榆錢，讓一棵樹瞬間成了富翁的青綠色錢狀物，在榆錢簇擁枝頭的時候，故鄉人喜歡把它拌麵蒸食，以麻油炸花椒佐之，味道勁爽可口。劉紹棠所記：「九成榆錢兒攪合一成玉米麵，上屜鍋裡蒸，水一開花就算熟，只塡一灶柴火就夠火候兒。然後，盛進碗裡，把切碎的碧綠白嫩的青葱，泡上隔年的老醃湯，拌在榆錢飯裡；吃着很順口，也能哄飽肚皮。」一個「哄飽肚皮」，把榆錢寫成了聊以果腹之物，少了幾許對美味的期待。其實，在故鄉，有「榆錢下來，我不下樹」之說，意思的，榆錢一結滿枝頭，孩子們就忙着上樹去摘了。

初夏，洋槐樹枝頭的洋槐花在樣子上與葛藤花相差無幾，也可以用來拌麵蒸食，亦可把蒸好的洋槐花或葛藤花佐雞蛋來炒，也可以做成花餅子，與葱花餅子的做法差不多，味道上清幽淡遠，比主食多一些時蔬香，比時蔬多一些主食的踏實。尤其是葛藤花，還能解酒，據老輩人說，用它來佐酒下菜，能增長酒量，不知眞假。

嫩楮葉，也可以用春水洗淨來蒸食的，做法上與前兩種無異，吃起來，味道上用一種黏黏的感覺，能夠感知到植物的絲絲絡絡在身體裡織就經緯。吃起來，與野薄荷有幾分相似。

還有那些矮一點的「枝頭」，譬如，灰灰菜，掃帚苗等等，也都是可以蒸食的。枝頭，是多高端的位置呀，但是，一經人的撮合，它們就會與低矮的小麥磨成的麵粉在一起配搭，做成美味。這多少有些千金小姐下嫁農家，並被傳爲佳話的意思。

他人懷鄉多是在漆黑的夜裡，以酒澆愁來進行的，我不是，我懷鄉總以故鄉枝頭的那些美味來下菜，近距離地感知故鄉的氣息。所以，故鄉一直都在枝頭，一直也都在我心頭，是我心中反覆回味的美食。

寫作三問

郭延眞

如是我見

寫作經年。擱筆之時，常常捫心自問：爲什麼一定要寫？究竟寫什麼？怎樣才能寫得好？答案當然能夠找到很多很多，但眞正可以說服自己的，覺得只有三句話。

這第一句話，可以回答「爲什麼一定要寫」。此話出自清人黃子雲《野鴻詩的》一書，內稱：「無所得於心而妄以告人者，謂之欺己；有所得於心而不以告人者，謂之私己。」將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便是一個人在生活中明明沒有什麼心得體會，卻偏偏要對別人侃侃而談，甚至發而成文，試圖對人指手畫腳，對事說三道四。毋庸置疑，這種行爲純屬自欺欺人。反之，一個人立身處世，或慘澹經營，或多方歷練，或見多識廣，或勤學好問，確確實實積累了不少經驗和教訓，可他絲毫不願意向任何人說起，遑論流露於筆端了。如此秘而不宣的做法，難免有藏私心於己懷之嫌。顯而易見，子雲先生這番話的目的，一方面是告誡某些人少作無補於事的閒聊清談，另一方面則是鼓勵某些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甚至大膽落墨，或予人以正能量，或爲社會的進步推波助瀾。

這第二句話，可以回答「究竟寫什麼」。唐人白居易曾經給他的好朋友元稹寫過一封信，即著名的《與元九書》。信中寫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短短十四個字，分明是提醒舞文弄墨的筆桿子們：寫文章，一定要針對社會現實而寫；作詩歌，一定要針對具體事情而作。惟如此，你寫的文章才有意義，你作的詩歌才有價值。也只有這樣，你筆端汩汩流出的字詞句段，才有可能讓火眼金睛的編輯看好，能夠在一寸版面一寸金的報章雜誌上偶爾露出些崢嶸。

南北朝時期的梁人蕭綱即簡文帝，給他的兒子寫過一段類似座右銘的話，題爲《誡當陽公大心書》，曰：「汝年時尚幼，所缺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其中的最後一句話，恰好能夠回答「怎樣才能寫得好」這個問題。人要做得好，就必須謹愼自重；文章要做得好，就必須放浪豁達、生動活潑，切忌遣詞生硬、格調呆板。換言之，即寫出來的文章一定要具有可讀性（readability），千萬不能「文章硬似鐵，讀來滿口血」啊。

竊以爲，如此三問，而後三答，的的確確使自己認知了不少寫作的道理。由是嘆曰：

硯田耕耘莫匆忙，一詞一句細思量。與時俱進成彩畫，實事求是皆華章。

秀筆瑰麗如溪水，奇境磅礴似大江。別具識見言有物，啓迪學人韻味長。

說「是」道「非」

嚴　陽

人生在線

在《莊子・秋水》中，河神向北海神問道：對於事物的外表，對於事物的內在，應該從什麼地方來區分它們的貴賤？又怎麼來區別它們的大小？

北海神的回答是：從自然的常理來看，萬物本沒有貴賤的區別。從萬物自身來看，各自爲貴而又以他物爲賤……從人們對事物的趨向來看，順着各種事物肯定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爲是對的，那麼萬物沒有什麼不是對的；順着各種事物否定的一面去觀察便會認爲是不對的，那麼萬物沒有什麼不是錯的。

從這番對話裡，今人不難看出，北海神認爲事物的貴賤、大小、對錯之類都是相對的；至於到底該怎麼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認識事物的角度。

北海神的這一觀點顯然是有一定問題的，這問題就在於它過分強調了事物變化的不確定因素，沒有能夠揭示出認知過程中相對與絕對間的辯證關係，很容易將人們導向不可知論。但是，即便如此，客觀地說，它對於我們今天辯證地、全面地認識事物依然具有相當的價值。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鑒於中國過去幾十年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爲綱」，嚴重忽視了經濟建設，以致百姓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因此，我們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方針。這一戰略轉變無疑具有深遠、積極的意義。但是，在此之後，我們進而提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拿今天的觀點來看，顯然就存在着某些不足。什麼不足？忽視了這一「發展」必須是建立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是科學的基礎之上。

「發展」可以爲我們帶來物質上的豐裕，讓老百姓不再有飢寒之虞；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順着這一角度來看，「發展才是硬道理」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可曾注意到，如果只顧發展而忽視其他——例如環境保護與資源的永續利用等等，那麼，我們這「發展」不僅無法「可持續」，而且可能讓我們貽害子孫，也毀掉我們自己的生活呢？可悲的是，在實際操作中，爲「發展」而罔顧環境保護，一時間成爲十分普遍的現象；即便是在環境問題已經凸現之後的一段時間，依然有人不以爲然，聲稱不妨「先污染，後治理」。

事實上，就因爲從前認識上的偏差，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當年由於認識上的偏差而帶來的某些惡果。比如說，蘇南的經濟非常發達，可由於當年鄉鎮工業一哄而上，沒有很好地注意環境保護問題，導致了土地與河流的嚴重污染。這其中最爲典型的應該說是太湖水質的嚴重惡化了。而環保專家們告訴我們，如果要想將太湖的水質恢復到從前的水平，需要投入上千億的人民幣，花上八至十年的時間。

之所以我們當初會犯這樣的錯誤，都是因爲什麼？因爲窮怕了，急於脫貧，改善乃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然是原因之一；然而，僅僅是順着「發展」的「有利」的一面去看「發展」，而沒有能夠同時從「發展」的「負面影響」的那一面去看「發展」，進而在兩者之間作必要的權衡，尋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